

為何不向歷史學習

(殷鑑不遠)

鈕 先 鍾 譯

軍事譯粹社印行

軍
21
27
印
行

為何向歷史學習

(遠不殷鑑)

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

By

B. H. Liddel Hart

鍾先鈕 譯

軍事譯粹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一日

為何不向歷史學習 (殷鑑不遠)

定價：新台幣二五元

原著者：李 德 哈 特

編譯者：鈕 先 鍾

出版者：軍 事 譯 粹 社

印刷者：軍 事 譯 粹 社 印 刷 廠

廠址：木柵路三段85巷14弄3號3樓
電話：九 三 一 三 三 四 四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一日

版權
所有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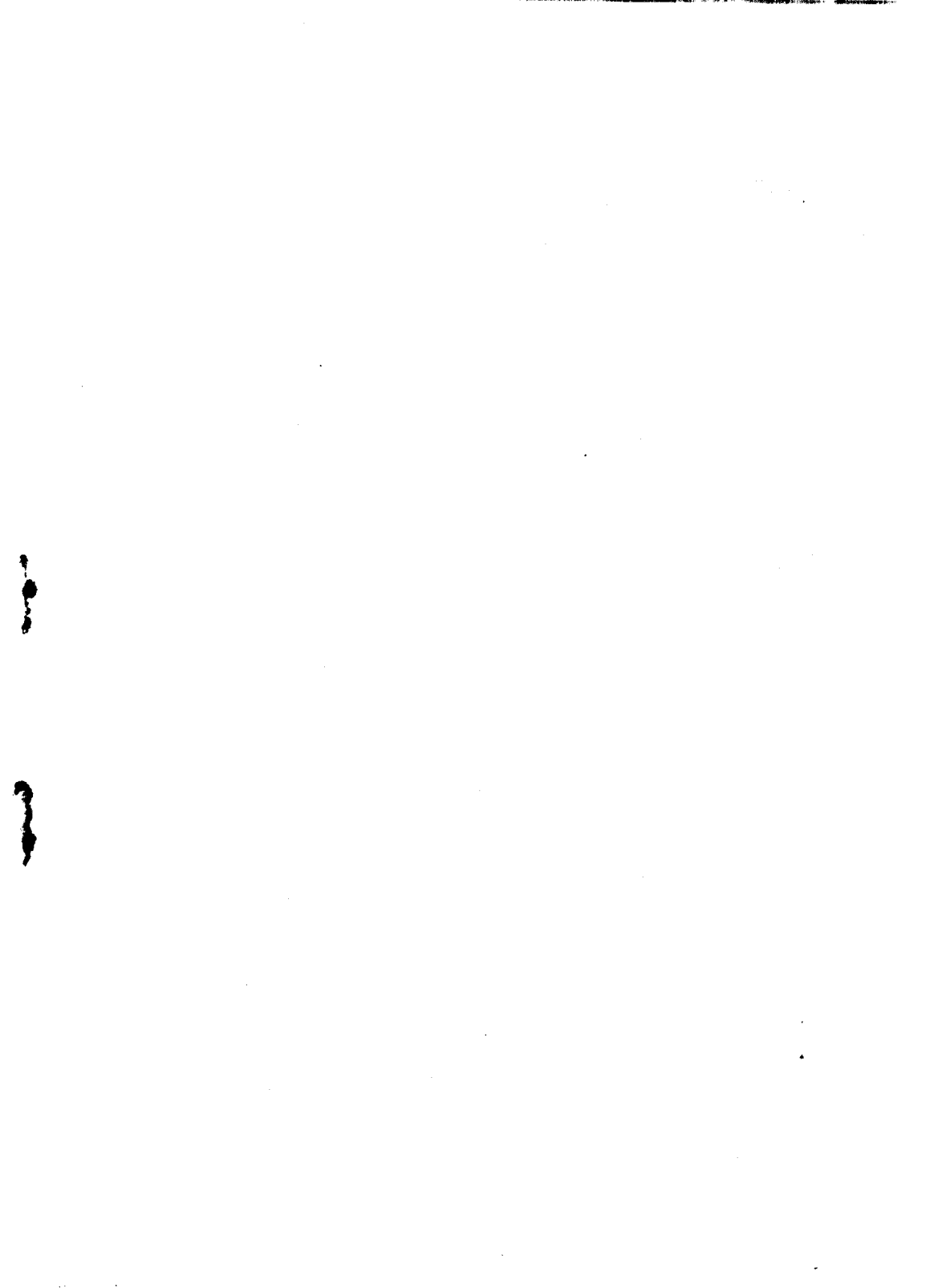
序 言	一
原 序	五
前 言	一
第一章 歷史與真實	一五
第二章 政府與自由	三九
第三章 戰爭與和平	六三
結 論	一〇七

序 言

這是一本老書，也是一本新書。李德哈特寫這本書的時候是一九四四年，正乃第二次大戰方殷之時，他深有感于人類的愚昧，以至于在不過二十年的時間內，世界又再度遭遇浩劫，所以他這本書以「爲何不向歷史學習」爲名，實有深意在焉。李德哈特以七五高齡在一九七〇年逝世，其最後之傳世作卽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那本大書已由本社譯印發行，應該是讀者們所早已知道的事實，不必再說。一九七一年李德哈特的公子又將他這一本小書修正增補出版，所以也就成爲一本新書，而且也真正變了他的遺著。他這本書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有配合之意，戰史內容爲敘述史實，而這本書則概述其個人對於歷史的反省。文雖不長而意極深遠。書中充滿哲學意味，讀之可以發人深省，亦足以代表李德哈特個人思想之精華。讀者如已讀過他的大戰史和戰略論等書，然後再來讀此書，則一定有一卷在手，回味無窮之感。民國六十二年本人曾應國防部編譯局之約將其譯出，以「殷鑑不遠」爲書名出版。唯以印數無多，且不向外發行，是以有許多人都無從獲致，深以爲憾。現在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同意交由本社予以再版。這樣的好書實不可失之交臂，特此介紹，并希讀者注意。

鈕 先 鍾 序 于臺北

民國六十六年元月十日



目 錄

序言	一
原序	五
前言	一
第一章 歷史與真實	一五
第二章 政府與自由	三九
第三章 戰爭與和平	六三
結論	一〇七

Handwritten marks and artifacts o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a vertical line of small black marks and some faint, illegible characters.

原 序

先父於一九七〇年逝世時，已爲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有關歷史反省的一本短書準備了一個修正和增補的版本。

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後二十五年當中，直到辭世時爲止，他都在繼續努力於歷史的寫作，同時也對歷史的創造發揮重大的影響作用。他除了對當前的國際和軍事問題發表了許多論文以外，他也從事於寫作、編輯書籍、或替他人的著作寫序，而這些書籍的主題在今天也都已經變成歷史的一部份。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間，他出版了他自己的回憶錄，該書共分兩卷，把他一生的事業敘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爲止。最後，他又完成自己對於那次戰爭所撰的歷史，事實上，當他逝世時還正在替這本等待已久的巨著改正校樣。（譯註：李氏遺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一書已由本人譯出，并由本社發行。）

先父也對全世界上的許多政治和軍事領袖，擔任非官方性的顧問，而請教他的人也是日益增多。他的書信來往極爲廣泛。他又經常旅行，并且往往都是以講座和顧問的身份，接受外國政府和各軍種的邀請。在其七十歲時，他曾前往美國加州大學充任軍事史客座教授。經常有賓客到他在英格蘭的鄉村住宅中來訪問，他們都是來請求他提供建議和協助，以及想要利用那裏的研究設施——在倫敦大學支援下，先父在那裏建立了他的舉世無雙的圖書館。

對於一個整代的新史學家而言，他已經變成一位導師，正好像和他們同時代的各國許多軍人（目前有許多正握有高級指揮權）一樣，都是以他的門生自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時，他即已少年得志，所以他和現在早已成爲歷史的事實和人物都常有個人間的關連：他與勞倫斯 (Lawrence of Arabia) 爲友，并且也是他的傳記者，他協助勞易德喬治 (Lloyd George) 撰述其本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并且也陷入隨之而來的論戰中，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代裏，他既是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摯友也是他的批評者。〔譯註：勞倫斯爲第一次大戰時的傳奇人物，以在阿拉伯半島上發動對土耳其的游擊戰聞名於世。勞易德喬治爲英國名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出任英國首相。〕

在半個世紀以上的公務生活裏，問題和人物都已改變，但他在從事於他們的研究中，他却永遠不老的。

必須根據此種背景和此種個人觀點，然後對於他對歷史的貢獻——以及他對歷史的反省——才能作正確的評價。坦白的說，照一般人所了解的名詞來解釋，他并不是一位學術界所認爲的學院派的史學家 (academic historian)。他的第一個學位僅爲牛津大學所贈與的榮譽博士學位。雖然他對於較遙遠的時代，從各次羅馬戰爭到美國內戰，都曾經研究并有著作問世，但他所重視的却還是那些可以用原始資料來核對的事實。在他自己的研討筆記中，他對於這一類的史實也是一個細心的記錄者。只要可能的話，對於他所要敘述的戰役，他總一定設法親自到戰場上去訪問，或是作戰後的憑吊，他本人也曾參加過西線 (western front) 上的戰鬥。他是一位職業性的新聞記者，甚至於也是一位出名的新聞記者，他仍不斷的利用報紙不僅將其當作一種影響和傳佈的工具，而且更視爲歷史研究的實地資料。此外，他對有關歷史的各方面，從宗教到時裝，也都保持着積極的興趣，而這些都是超出其所專精和享

有大名的軍事領域之外的。

作爲一個史學家，他是力求嚴格的客觀，並且在其一生的許多次危機中，都保持學術上的超然地位，而不願任何必然無可避免的政治、商業、或個人性的壓力。甚至於在戰時，他還是重視他在研究、判斷、和發表的獨立性，而且也能獲得顯著的成功。同時他也堅決主張他在這一方面也應享有同樣的權利，甚至在不同的政權之下亦復如此。他是既不冷漠又不中立。對於許多當代的即使是歷史的問題，他都表現出強烈的感情，甚至於是相當的激動。每逢他發現任何形式的不公正或誤解的言論，他會不惜把所研究和計劃中的寫作都放在一邊，起而和它搏鬥。如此他不僅付出代價，而且還會被糾纏不得脫身。

同時，他又拒絕對歷史採取決定主義者 (determinant) 的觀點——而且對於人類的行爲也作如是觀。他深知社會、經濟和物質力量的影響，對人類心理感到興趣，對因果關係採取科學化的態度，對靈感的說法採取嚴格的批評，儘管如此，他却又深信在歷史中存在有不確實的因素和意料所不及之因素，在決定中存有個人的影響作用。他本人永遠是一個個性主義者，而且就其全體來說，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相信我們還是能够在不太遲之前先行學習。

這本書代表其歷史哲學的要義。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已來不及把他所一向提倡的原則加以詳細闡明，對於他所曾作的筆記和評論加以系統化的綜合，以及替他所已經達成的結論作更進一步的舉例說明在這些觀點中，有許多部份都已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公開的或暗示的散佈在其所已出版的著作，和與他人的書札中，而尤其是以「戰爭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 (一九四六)、「西方的防禦」(The Defense of the West) (一九五〇)、「嚇阻或防禦」(Deterrent or Defense) (一九六〇年)，以及屢次再版的「間接戰略路線」(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 (一九五四、一九六二)爲然。(譯註：原文此處有誤，「間接路線戰略」一書在一九五四年再版時即已改名爲「戰略：間接路線」(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而最後第四版則在一九六七年。本人所譯中文本卽爲根據一九五四年之第二版逐譯，該譯本經由本社出版，并將書名改譯爲「戰略論」。)

這些要旨許多年來都是很少改變。他相信下述真理的重要性：人類使用合理化的程序，可以發現有關他本身（以及有關人生）的真相；但除非這種發現能够發表出來，而且這種發表又能以行動和教育爲其結果，否則這種發現還是毫無價值。爲了這個目的，他也就重視精確和明晰。也許他是尤其重視追求和宣揚真實的精神（道義）勇氣（moral courage），即不考慮此種真實是否不受世人歡迎，或是危害其本身或他人的眼前利益。他認爲只有在某種政治和社會條件之下，此種發現才會受到最佳的助益——所以，這種條件對他而言也就變得更爲重要。從最廣的意識上來說，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過從某些觀點上來看，他又能夠認清自由主義的限制。

他的最後目的是什麼？他對於任何爲進步所畫的藍圖都不具有信心，他始終反對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理由。他是一個人本主義者，相信人類若能了解事實而不受到成見的歪曲，則一定能够以調和爲基礎，來對於他們的共同問題作成公正的解決。他卓越的應用這種哲學來

尋求了解戰爭的原因，并限制其毀滅的威力。

也許，其他史學家能够發展更完整的哲學思想。但却沒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這樣在其自己的生活中，把行動和思考、影響和研究熔爲一體，用來作爲其所堅持的原則。

亞德里安丁安·李德哈特

(Adrian J Liddell Hart)



前 言

假使說在我所能提供的這種個人性觀點中還存有任何價值的話，那大部份是由於個人環境的幸運所致。雖然我也和大多數人一樣為生活而賺錢，但我却有一種稀有的好運，能以發現事實真象為賺錢的手段，而不像其他許多人，由於受到其職業條件的限制，而被迫必須違背其意願，以來掩飾事實的真象。

寫歷史是一種非常艱苦的工作——也是一種最疲憊的工作。辛克萊劉易士 (Sinclair Lewis) 在回答一位青年人的問題時，曾經很俏皮的說，成功的祕密就是要使「你臀部的褲子和你椅子的座位互相黏連着達到足夠長久的時間」。也許寫歷史比任何其他種類的寫作都更需要符合這樣的條件。〔譯註：劉易士為美國當代名作家。〕

寫歷史同時又是一種最令人感到煩惱的行業。當你剛剛以為已經把一連串的證據死結都解開了之後，突然的它又會重新糾纏成一團。而且當你剛剛感覺到似乎是正要達到一種無可否認的結論時，你又會那樣容易以為某種難纏的和不動的事實所阻礙和絆倒。

那麼補償是什麼呢？第一、這種職業（追求）具有一種連續的興趣和刺激——像一本永不結束的偵探小說，而你又不僅是一位讀者，並且還親自參加偵查工作。

第二、這種經常的練習對於「心靈關節炎」(mental arthritis) 是一種最佳的治療——這是許多較刻板工作的職業病。

第三、尤其是在一個最「重要」(vital) 方面的職業中，它是最不受拘束的。〔譯註：

所謂最重要方面，即指寫作這一行而言。」

關於歷史寫作還有一點要說明：就是必須要親自寫稿，而不可以用口授方式。這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須經常看到你前一段所寫的是什麼——這是同時爲了平衡 (balance) 和關係 (relationship) 的緣故。而且，在每一種情況中，又必須同時注意到內容 (matter) 和風格 (style)。

我要強調說明歷史對個人的基本價值。誠如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所云，我們對經驗的較深入希望，爲它應該不只是「使我們更乖巧 (爲了下一次)，而更能使我們更聰明 (爲了永恆)」。歷史教我們以人的哲學 (Personal Philosophy)。

兩千多年以前，古代史學家中最忠實的波里比阿 (Polybius)，在他的史書卷首曾經這樣的指出：「最具有教訓意義的事情，莫過於回憶他人的災難，要想學會如何莊嚴的忍受命運的變化，這的確也是唯一的方法。」由於歷史記錄的事情經常是如何造成錯誤的經過，所以這也是最好的幫助。

長久的歷史觀點不僅能夠幫助我們在「危難的時候」 (time of trouble) 保持冷靜，而且更提醒我們，最長的隧道還是有它的終點。即使我們看不出前途有任何良好的希望，但是一種對於未來演變所具有的歷史興趣，還是可以幫助我們繼續活下去的。對於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它可能是一種對自殺感的最強力剋制。

我還要再補充一點，對於人類而言，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我所研究的特殊領域戰爭，將會變成一項純粹祇是好古興趣的課題。因爲自從有了原子武器之後，我們不是已經達到戰爭

的最後一頁（至少就我們過去所知的那種大規模國際戰爭而言是如此），就是已經達到歷史的最後一頁。

B · H · 李德哈特